

## 第七回 藕花居探蓮訪妓

詩曰：

行樂須及時，莫待翼成絲。

攜琴還載酒，過訪舊相知。

說這王儒珍，正欲看若蘭的和詩做得何如，忽聞嗽聲，驚得嬌綉、紅渠，忙擁著小姐悄然遁去。儒珍爽然若失，對著花叢呆看出神。原來是蔡信來邀儒珍入席。看見光景不雅，乃叫道：「王相公看些什麼，這等著相？前廳眾客俱齊，老爺請相公快出赴席。」儒珍聽見，方慌忙將手中詩箋藏入袖內。心下好不耐煩，只得勉強就席，沒情沒緒的坐了一夜。

次早本欲留連，希圖再得與小姐一會。奈見其志意甚嫌憎，只得辭別，一路從西湖岸上歸來。此時正值春濃，四顧山光水色，掩映這兩堤花柳，果然如畫。儒珍緩步而行，不知不覺的已到飛來峰邊，見有酒肆依山，甚是精潔，覺得足力已倦，即便登樓沽飲。因天色尚早，並無遊人到來，極其幽靜。儒珍憑窗獨酌，忽然想起：「昨日與小姐相會，尚未盡我衷曲，被這不淒趣的蔡信匆忙驚散，思之殊為可恨，連小姐答我的詩還未曾看得，不知做得若何。諒來閨閣之才，不過成句而已，豈能十分工致？」一頭想，一頭便向袖中摸出來看。只見上寫著「柳枝詠步韻呈教」。

傍簷臨水已條條，拂翠拖黃態更嬌。

淡薄似憐桃葉色，輕狂豈慰小蠻腰？

三春莫待花飛霄，九烈應時綠染袍。

容易一枝持贈別，馬鞭加策奮題橋。

儒珍看畢，驚喜道：「不想小姐如此聰慧，莫作等閒楊柳泛吟看過，卻是一首訓諭良言。探心如此，怎不教我愛殺想殺。念我王儒珍，幸與小姐得諧伉儷，也不如生前何福修來。」想到樂處，喜不自勝，一連飲了數杯，又將詩箋供在桌上，走到下邊，恭恭敬敬對詩箋作一個揖道：「荷蒙小姐垂意訓諭，不才敢不如教，以報知遇之恩？」揖畢復飲。

因又想起：「昨日小姐這一番談論，句句藥石。但言及婚姻，云不無意外之虞，此言正合蔡翁之動靜，莫非嫌我寒素而欲悔盟乎？」卻又想道：「豈有此理。他也曾作民父母，豈不知聖賢之道。不過勢利為心，恥我孤寒是實。至於意外云云，當是小姐格外過慮，乃翁應不至此，我且自吃酒。」又飲了數杯，覺已微醺，忽又想道：「既無悔盟之意，昨日於親友前，何不稱小婿，而云亡友令郎？」細審此言，此老悔盟之跡顯然矣。小姐之言，豈是過慮？況六禮未行，執柯無據，兼之素手空拳，急忙中又無力聘娶。再至日久事非，豈非此姻竟化烏有？」躊躇無策，急得悲咽起來道：「小姐小姐，雖蒙你義重恩深，不棄寒素，但令尊雌黃其口。倘果生他議，只怕也由不得你自己主張，豈不辜負了你一片熱腸，仍舊無益？」說到苦處，對著詩箋淒楚，不覺垂下幾點淚來，連酒都吃不下咽。忽又奮然道：「小姐詩中，明明指引津頭，怎麼我倒懵懂起來？蔡翁之意，無過嫌我目前貧困耳，這個亦有何難？待明歲秋闈先中一個解元與他看看，難道還不中意不成？此段良緣可不依舊是我王儒珍的了。」想到樂處，不覺哈哈大笑。正笑間，忽背後一人，將扇子在儒珍肩上輕輕一下道：「一人獨酌，何發此大笑？」儒珍吃了一驚。回頭看時，原來這人姓畢名純來，祖籍富陽，吏員出身，考授一任天台縣丞，數年之間滿載而歸。因母族在杭，遂遷居武林。這畢純來為人機巧，談笑風生，又善趨承陷媚，所以那些現任鄉紳，無不喜與交遊。這日也因遊春至此，就肆沾飲，不期才走上樓梯，見有人在那裡自言自笑，卻認得是王儒珍，即便屏息躡足潛聽，直待說完大笑，乃將扇頭輕叩而問道：「兄何得意而快樂若此？」儒珍也認得是畢純來，向知他不是端士，心甚鄙之。乃起身應道：「偶而推敲得句，不覺忘情失笑。」畢純來明曉托詞，卻佯為不知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想得句必佳，敢求假一觀。」儒珍微笑道：「老先亦知詩耶？然雖得句，尚未完篇。」畢純來道：「只獨吟獨酌，殊覺乏興。小弟再治村醪，與兄加潤詩腸，少助文思，如何？」

儒珍時已有了幾分酒，乃又笑道：「學生生平作詩，有三不吟，非佳山佳水不吟，非佳花佳月不吟，非佳人佳士不吟：乏此數佳，即吟亦不佳耳。雖蒙盛意，但學生先飲過多，將入醉鄉，無暇奉陪，得罪先別了。」說罷拱一拱手，呵呵大笑，竟自下樓而去。

畢純來一腔美意，見儒珍這般行徑，乃艷然大怒道：「這不中抬舉的畜生。我一片好心，他卻這般看待。他明笑我非佳士，不足與吟的意思。但你無過做得兩首歪詩句，寫得幾篇屁文章出，就這樣的輕薄，真乃可惡。我方才上樓之時，見他說些甚麼蔡翁他貧窮，又是甚麼先中解元。這分明是蔡其志嫌他貧窮，要想寒盟的意思。這老蔡一向極與我相得，如今何不迎著他意，三官兩語去打破那小畜生的美滿姻緣，才曉得我畢爺雖非佳士，倒也不容易就好輕博得的。」因笑道：「這小畜生岸然而去，無福受我畢爺之賜，落得我自己受用。」乃舉杯獨酌了一會，下樓歸家。這正是：

小人情最險，語言須檢點。

宜若鬼與神。相逢敬而遠。

且不说畢純來懷恨而歸，再表王儒珍下了酒樓，帶著酣意，一路跟著歸去。行不裡許，遇著陳秋遴，叫道：「數日不見吾兄，適從何來，大有醺然之趣？」儒珍笑道：「昨祝妻父壽誕，今早歸來，路見酒樓幽沽，獨酌一壺，不覺至醉。吾兄獨行，卻又何往？不知日前元虛之社，吾兄曾赴否？」秋遴道：「今日正為社中故事，頃在縣前打聽了來，欲會兄說知，以發一笑。」儒珍道：「有甚故事，卻到縣前打聽？」秋遴道：「說來可作話柄。幸兄不去，若去時還要笑殺，驚殺。」儒珍道：「有甚驚人奇事，快請道達。」秋遴即將社中紫宸吟詩做令、打倒眾人之事，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兄道可笑也不可笑，可驚也不可驚？」儒珍見說，大笑道：「快哉此打，果可驚笑。元虛這一班，可謂大吃其苦了。但此兄所吟何詩，兄還記得否？」秋遴道：「怎麼不記得？」因即口吟紫宸所作詩。儒珍聽畢道：「此詩絕佳，真可謂文武全才，殊令人羨慕，但吾郡並未聞有此能者。」秋遴道：「乃錢塘蘇父母之令姪。更還可笑那班呆物打得不夠，不知是甚算計，今早反到他叔父處誣以殺人大盜，卻被蘇父母套出偽詞，認真起來，翻轉面皮，竟要依律反坐。元虛又吃了些小苦，才得住手，逐出免究。」儒珍笑道：「這叫乞其餘不足，又顧而之他，是所自取，亦何足惜。但這紫宸才思卓越，與爾我頡頏，何不同往一拜，結成鼎鼐之勢？」秋遴道：「弟亦有此意，另日當走相約也。」兩個談笑之詞，

到儒珍門首，秋遴別了歸家。

又過了數日，約會儒珍一同往拜，恰值紫宸他出，因而而不遇。二人只得留下名刺，悵然而歸。次日，秋遴料得紫宸必來回拜，可以款留談心，絕早便為等候。又吩咐樵雲，請了王相公來。去不多時，儒珍已到。才坐得下，只見門上進東帖來，道：「是甚麼松江蘇相公，專拜大相公，定要相見的。」秋遴知是紫宸，心中甚喜，連忙出外迎入。紫宸先與儒珍遜揖，後向秋遴施禮，道：「昨蒙枉過，弟偶他出，有失倒履，歸甚歉然。但另柬王兄者，素昧生平，重承下降，更為開罪。且小介失詢尊居，乞兄指示，以便答拜；」秋遴笑道：「兄要答拜此兄，往返千里，既有尊東，不若留在弟處代兄申意何如？」紫宸亦笑道：「豈有此理。自是兄誑弟耳。若果千里，亦不為遠。只求吾兄指引，自當跋涉而往。豈因道里之遙，而負是兄知遇也？」秋遴道：「吾兄必要面拜王兄，此亦不難。且請坐奉茶，待小弟設施費長房之妙法，宿千里為咫尺，不煩吾兄寸步之勞，立致王兄，可乎？」紫宸一時不懂，只得笑而坐下，因問道：「立談許久，失瞻此位台兄，得罪良深，今日幸會，亦須請教高姓。」秋遴見問，笑得一字也回答不出。儒珍笑面接口道：「昨同秋兄晉謁者，即弟王儒珍也。」紫宸方才明白道：「原來就是王兄，秋兄一何遊戲至此耶。使弟果然觀面千里，竟在夢中這半日。」說罷，一齊大笑。

儒珍道：「前者秋兄談及群英社事，撫掌快心，所謂大鵬健翮。豈鸚鵡同日語哉。昨日奉謁未晤，甚為怏怏。今幸秋兄見留，得挹芝宇，歡慰平生。」紫宸道：「兩兄雄才，軒軒霞舉，依光日月，深遂寤私。向群英之赴，愚謂有此盛舉，自必坐多韻客，不意自秋兄一人而外，餘惟酒食是議。且一詩之易，尚猶不能，而妄建文壇旗鼓。欺詐至此，不覺激發粗豪耳。」秋遴道：「並剪哀梨，莫喻此快。昨雞肋已飽尊拳，自後再見吾兄，必遙望而股栗矣。」紫宸道：「小弟平素深恨此輩，最是面目可憎，故每避之如仇。那日因踏春冷泉，誤信張其白之言，受此半日之俗惡，至今猶覺文雅多盡。」儒珍笑道：「依弟之見，今日兄及弟輩一見如故，方將各暢所懷，皆來自前日社中是非。張子之罪，正張子之功也。」

三人正在談笑，只見樵雲走來道：「酒筵已備，請相公們後園坐。」紫宸起身道：「尚未奉謁儒兄，況兼乍會，怎好便叨盛意？」儒珍道：「今日秋兄知吾兄必來，故預設盛筵，特邀小弟奉陪。兄欲下顧弟舍，請俟話朝，亦謀一樽，恭候台旌，再領尊刺。何如？」紫宸笑道：「晉謁須度，豈可因酒食而遲遲我行也？」秋遴道：「弟輩交遊，最喜脫灑。若然老學究的頭巾氣，小弟極怕。先是這一張古板面皮，迂執身段，拘束得一腔豪爽之氣，都悶死在胸中，有甚好處？」紫宸道：「兄論極高，但於禮恐又不能十分脫灑。今既蒙兩兄雅愛，只得以從命為恭敬矣。」即一齊來到後園軒中。舉目一派都是桃李，紅白參差，十分春色。須臾席備，紫宸道：「坐對春光，苦茗幽香，共敘哀曲，樂亦至矣。又蒙設醇陳饌，主人情誼過深，令弟何以克當？」秋遴道：「愧乏佳醞，又無異品，還望知己賞之。若云情誼過深，益令抱慚矣。」

談笑之間，酒已半酣，紫宸告止道：「過承雅愛，小弟已叨醑酌矣。」秋遴道：「秉燭夜遊，古人佳致。今日尚午，何遂官止？當是首蓓之肴非所以娛嘉客，故未肯為弟一醉耶。」紫宸道：「重擾步兵之廚，特量非滄海，頓覺酒龍飛舞，實難再飲矣。」儒珍道：「主人之興方濃，吾兄當效淳於一石之醉，以體拳拳主意。如再言止者，請受金谷之罰。」紫宸無奈，只得坐下。三人聯詠傳杯，直吃到月轉花梢，玉山頹倒，方才各各別歸家。正是：

月漫杯中白，花飛筆底紅。

三人同一醉，鼎足巧相逢。

自此之後，三個竟成傾蓋之交，甚是莫逆。詩酒盤桓，互相來往。

條忽又是六月中旬，天氣十分炎熱。紫宸在衙甚覺困人，忽劍童從外人來說道：「卻才陳相公處差樵雲送一個柬貼在此，諒來又是請相公去遊山吃酒。小的已回他說明日早來，他今去了。」紫宸道：「這狗才孟浪極矣。知他請酒的，有別樣事情的？卻不領他進來見我，擅自回覆了他去。」劍童笑道：「不是請相公飲酒，無過接相公去做詩，決無別樣事情。若相公不信，請拆開一看便知。」劍童倒有先見之明。紫宸忙接來拆看，只見上寫著道：

湖上妓女無聲者，丰韻宜人，詞章驚座；且其門如市，其心若水，小弟聞之，不覺心醉。意欲邀兄同往一訪。謹於明晨候駕至舍，共作尋芳客也。

紫宸看畢，見是秋遴邀他訪妓，他也素慕無聲才美，久欲一會，正中下懷。到了次日，便帶了劍童，來至秋遴家中，只見儒珍已先在。彼三人揖罷就坐，談論了一會，啜過茶茗，起身一同出門，向西湖藕花居進發。行不數里，早已望見，正是：

柳陰深處小欄遮，面面湖光盡藕花。

借問早康何處覓，溪橋一曲是農家。

只因這一過訪，有分教：乾康生色，才子情癡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自然分解。